

# 不過是一夜

◎瓦希里

先用十五個月的銀光，繚繞這一夜的盈滿，再劃分十五段的日夜晨昏，將豐儲的累積一口一口地咬去。這一夜，都市店招的霓虹遮蔽著城市罪淵的底層風華，紛亂的城市已看不清月色的鵝黃亮采；高樓間川流不息的吵雜掩耳，也已聽不進千古傳吟的神話與祕密。而我，自詡如水，驕恣自傲地耀映出湖光波前的粼粼亮燦，芬芳了涼溼的夜，也森冷了肅靜的湖面。這一夜，水映銀月，環抱冷光湖面的微微波動，將塵囂的人聲投注入碎裂湖綠的月光中，游泳，也碎裂了連漪下那片看不見的傷痛……

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萬里無雲……」在載註雜亂的筆記紙上，無意間寫下了這一行字。一段無端岔入的筆觸，不禁將雙眼的目光牽引至窗外那片蒼穹的夜空，是灰澀，是暗淡，整片天幕彷彿被蒙上一層薄紗淡霧，僅由月光輕輕透著暉暎，煞氣逼人地深入瞳底，讓直視入目的目光一瞬地昏厥；模糊了眼眸裡泛紅濕漉的焦距，也逐漸模糊了明晰的片記記憶。

記憶裡有甚麼？記憶裡該是些甚麼？甚麼是記憶裡該有的畫面？甚麼是記憶裡不該刪去的文言字句？翻開日記本裡的載記，是取代一切不希望一再回想的過去；充斥著童真幻想的冀希，被多年後的自己所鄙夷棄置，看似拋擲幼稚愚昧的不成熟，卻在自以為真面對的汲汲營營中不斷地被回味、反芻，患得患失成爲一種不知為何而活的生存目的在奮鬥。該忿恨嗎？該對被自己選擇遺忘的童真純真道歉嗎？翻開家鄉故居的記憶，在望不回家街巷口的那道遠景，我成了記憶裂痕裡的孤兒，找不著那過往天真的純善歲月，也留下不讓尋歸過去的線索與徵兆。一年一年數著月夜圓滿的童年期待，在年歲的厭倦與無奈裡漸次地索然無味；幼年的稚氣漸行漸遠，盈滿的月夜心情也就隨之殘缺。成長的貪婪吞嚥，已在我腹中貯滿了無盡追求的理想。於是，秋節不再是幼時胡亂亂指的瓊臺鏡，更非詩文句意中那高懸的白玉盤；太多成長的傷感，讓月夜褪了色，褪盡那幾時年餘的傳統衣裳，也卸去了無心追溯的百年寓意。這一夜，不過是一

夜，不過是撥弦前尖銳的刺疼；在桌燈下，在書頁上，這一夜，不過是一夜……

渴求滿月，渴求繁星；這似乎註定了一切，在如何的歲月玩如何的遊戲。那麼，當童年時摘星登月的記憶與純真期待，與教本中的宇宙科學和歷史登月的矛盾相衝突時，那登月的一步，不單僅僅踏碎了這脆弱的玻璃罩，更掃蕩了純真背後的愚蠢意義。現實冷酷著倔強的脾氣，人心懾殺

理想的夢境，而我，卻仍若無其事地自詡如水，在湖光山色與湖底森冷間浮沉，等待著生命的澆斃。於是，腦中的記憶又回到過去，渴求滿月，渴求繁星；似乎註定了一切，在如何的歲月玩如何的遊戲。而今時今夜，我玩不起這場無可奈何的遊戲……

無聲無息，長溝流月去，將月盈月缺的生命，

圖/阿狗



## 校·園·臉·譜



陳震霆攝

### 工作認真好運動 Ohara is a good boy

我叫做Ohara，是一隻來自紐西蘭的導盲犬，因為爸爸是拉不拉多犬，媽媽是黃金獵犬，所以遺傳了一身黃金般漂亮的毛色，最近因為同行「可魯」的緣故，我也跟著更出名了。

我的主人是盲生資源中心的電腦系統工程師張國瑞，平常他在辦公室時，我就會靜靜地坐在辦公桌下，盡量不去打擾他，不過可別以為我的個性很內向喔，平常不工作時，我可是比一般的狗都更活潑好動呢！

我最喜歡的休閒活動是游泳，在炎熱的天氣下，盡情地在水中翻滾，是我覺得最快活的一件事。校園裡很多地方都是我的游泳池，包括郵局旁的噴水池、福園，我都曾跳下去玩水過，雖然弄得全身髒兮兮，但卻玩得亦不樂乎。

「工作時比誰都認真，玩樂時比誰都會玩。」主人這樣形容我。他以前常放我在校園裡自由活動，但在上演過好幾次失蹤記後，我就被禁足了，其實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只是好奇心強，想獨自到校外去探險，結果害主人勞動動眾來找我，真是不好意思。

平常表現好時，主人會誇獎我是「good boy」，並摸摸我的頭。一開始來到台灣我只聽懂英文，但現在待了五年，像是「起來」、「坐下」等簡單的台語，我都可以聽得懂了。

主人有時會帶我去台灣導盲犬協會，在那裡我認識了其他導盲犬，跟我最要好的叫Diana，她是一隻仍在訓練中的導盲犬，我很喜歡跟她比角力，雖然體型比我嬌小，但玩起摔角一點都不輸我。

現在的我七歲了，陪伴主人這五年多日子，雖然辛苦，但很值得。希望以後大家看到我在工作時，能夠秉持「不摸」、「不叫」、「不餵食」的三不原則，讓我能夠專心地爲主人引路，永遠當他口中的good boy。（葉正玲）

## 校友動態

### 楊源峰潛能開發教育有一套

△企管系畢業校友楊源峰日前開設哈佛國際企管顧問公司、哈佛潛能開發文教機構、哈佛潛能開發教室（兒童及成人），及哈佛潛能開發教育訓練中心，擔任董事長、首席講師，並兼任中華民國（中華民國）及桃園縣全縣開發二個教育協會的理事長，引進美國及日本最新技術，專門辦理潛能開發、超強記憶等一系教育訓練及課程講座。楊校友滿懷感恩及回饋母校之心情，非常歡迎有需要的校友與他聯絡，電話：03-3839888分機172，E-mail: yfyang@everterminal.com.tw。（何純惠）

### 施美娟熱心提供求職訊息

△企管系83年畢業校友施美娟，86年再度回母校進修，於92年拿到東南亞所碩士學位，她目前在淡水世昕公司擔任總裁秘書一職，熱心提供公司多項求職訊息給淡江學弟妹，包括有：統計分析專員、化學分析工程師、研發助理工程師、產品應用工程師、業務行銷專員等，有興趣的同學可上http://www.luxon.com.tw查詢，或洽02-26203388轉分機204詢問。（何純惠）

## 學海聲音

### 田冠鈞「上課」招數百出

△教育科技系助理教授田冠鈞，上課招數千奇百怪，爲學生講解何謂建構主義，他把課堂變成卡拉OK，準備唱帶，找學生上台唱歌，同學們爲營造氣氛，還在台下揮手、做起波浪舞；教學生認知主義，則讓學生開電腦玩「新接龍」，體驗「工作記憶區」能發揮的極限。同學們上他的課都覺得獲益良多。（黃靖淳）

## 馬路消息

### 趙光翊在捷克變胖了

△英文進學班三年級趙光翊本學年前往捷克查爾斯大學當交換生，十一月一日到布拉格報到，沒想到那兒的天氣對他來說，天天都是寒流，還有那邊的麵包便宜又好吃，啤酒更比水便宜，讓他變胖了許多。他說：「到目前爲止都還算適應，住在學校宿舍也很舒服；和台灣留學生會見了面，學長姐們都熱心的提供意見和幫助，真是充滿了溫暖。身處異地的感覺真是很不一樣！」（宜萍）

## 向左走 向右走

奇妙的相遇  
可惜 每次都是我見到你  
總是自以爲  
就像是向左走向右走  
即使彼此遇到 也都不知道

但是 爲什麼  
總是我看到你 你沒看到我  
而不是  
你看到我 我沒看到你

呼 邱比特  
就算你不想射箭  
也別一直跟我玩遊戲

畢竟 我也跟著他向左走了  
可是 卻沒信心加快腳步 並列而行  
也許 他的視線正一直望向前  
卻總是忽略 一直跟在後面的我

現在 知道真正緣分定義  
所以我掉頭了 微笑的向右走  
等著走到圓的盡頭  
希望這次換你發現我

倘若始終都是我發現你 你卻依然無動於衷  
我想 試著再也沒用  
我會 試著往前走  
不再猶豫  
向左走或是向右走

◎法文三A 楚麗穎

## 農十六

◎IKINO



高雄市博愛路往美術館方向，附近有塊大面積的空地——至少小黃印象中半年前還在。那塊地有個使小黃興味盎然的名字：農十六。他經常對這種數字與字組合的名詞深感奇妙，例如「十三行」、「二層行」、「六塊厝」等。而農十六更是數、字兩者以另類語順所做出的另類排列結果。關於農十六，數條高市風格的筆直四線道路於其中切割縱橫，四周則與都市計畫區嶄新的高層社區大廈，以及稍年歲的舊式公寓大樓並存著，如此一塊空地。

半年前，小黃還在高雄市的那段日子裡，只要無事地發慌，便騎上摩托車往農十六奔去。到達後選定接近空地的中心某點，坐在摩托車上遠望。由於距離夠遠，又沒有高高在上的落差，於是映在他眼簾的，儼然成爲一座巨大的都市模型。那是他方才脫離之處。模型的外觀是固化的，但稍稍定睛一看，便能觀察出表面及裏面其實蘊含無數微小的活動。這些活動集合起來賦予模型呼吸的氣息，因此即使這都市是一塊石頭，也能感受到其血脈受壓而向前噴射的脈動。有時他會騎車在空地內的道路上漫無目的地閒晃，享受另一種看待都市模型

的方法。

他覺得此時的都市既模糊且遙遠，但同時他與都市之間又極爲接近。只要乖乖呆望，他便能與都市繼續保持疏離；可只消手一伸，他又看見都市的建物群友善地朝他緩步靠近，但永遠無法近到得以相觸。

他迷惘自己究竟是不是一名都市人。文字符號的定義有時無法讓被定義的對象有所服從，這是難以破除的侷限所在。

半年後，他遷居台北市。這都市的漠然感更加強烈，即使是善意的呼喚，也帶著幾分距離。但另一方面，這都市所展現的包容與多樣又令他大爲吃驚。

不過市中已難以找到像農十六那樣，能跟都市既遠又近的一塊曖昧之地了。他唯有在大度路上移動，並要在公車或計程車內，才有空檔以一種感動的情緒去遙望兩旁農田；此時方能在陽明山腳下或淡水



河對岸看見矛盾。唯這份矛盾中疏遠的比例增加了，依舊與農十六相異。

他看著前座的計程車司機，也姓黃。不知他會不會也曾如此想過？或是某個瞬間的不知所措？但直到這段旅程結束，小黃未發一語，所以他仍是無從得知的。

## 瀛苑徵稿

瀛苑副刊長期徵稿，舉凡新詩、散文、小說、小品、校園話題皆歡迎，來稿必須是從未在任何地方刊登過的！

（本刊保留刪修權）

投稿請上淡江時報網頁http://1kuimes.tku.edu.tw點選線上投稿選單

## 翰林驚聲

# 社會壓迫同性戀的同時，也同時壓迫他們的父母



演講題目：同志的愛  
主講人：同志諮詢熱線社主任鄭智偉  
同志諮詢熱線義工（陳同學、阿廷、許欣瑛）  
演講時間：12月2日 上午十時  
演講地點：C011  
主辦單位：師培中心  
（兩性平等教育講座洪素珍授課）

【記者葉正玲整理/陳震霆攝影】聽見「同性戀」三個字，你腦海中最先浮起的念頭是什麼？是一大堆的問號，還是因爲不了解，而隱隱覺得恐懼？同志的愛，在台灣是隱晦、私密、弱勢的，尤其是在新聞媒體的報導建構下，同志更被世人投以奇異的眼光。

我以三立電視台的一則報導爲例，它的標題是「女同志公園約會，上演火辣舌吻」，以遠處偷拍的方式，觀察一對女同志在公園的親暱舉動，記者使用「女同志公然出沒」等歧視字眼，以驚悚樂爲配樂，並解釋身材壯碩者爲「T」，婀娜多姿者爲「婆」，帶觀眾一起分析這對女同志。在新聞的建構下，公園不只是公共空間，更是屬於同性戀男性的空間，女同志公然調情似乎顯得很「驚悚」，我認爲，在這樣的新聞裡，同志空間明顯地受到壓迫。再者，其實女同志中的「T」、「婆」並不受限於身材外型，也沒有絕對的二分法，跟男同志的「0號」、「1號」一樣，都是媒體所賦予的刻板印象。

外界對同志的不尊重，我們從其他新聞事件也可了解，例如之前的「金甌女中髮禁事件」，學校規定女生頭髮不能短於十五公分，理由是「希望學生都能有淑女的樣子」，此事件造成同志團體的反彈、抗議，因爲對女同志「T」而言，短髮具有性別象徵的意義，就像男生會剪短髮是相同的道理，但最後卻不了了之。

解嚴後，同志運動有了社運中最晚開始的，

從前的同志必須戴上牛皮紙袋，才能出現在鏡頭面前，十二年前同志聯盟成立後，開始慢慢走上街頭，不再是地下化的組織。2004年同志大遊行才剛落幕，全台灣兩千名同志齊聚台北，雖跟柏林兩百萬人的同志遊行差距甚大，但台灣同志運動已有顯著進步。

要了解同志的各種面向，我必須從同志運動發展史開始談起。十年前，台大正式成立第一個男同志學生社團，相當具有指標性，但對大部份大學而言，同志社團仍處於地下化，爲什麼呢？同志諮詢熱線義工陳同學回答，交出社團名單給學校會使同志身分曝光，對同志壓力很大，也可能影響校內工讀機會。

約在民國86、87年時，我看到媒體上出現很多青少年同志跳樓的新聞，可見青少年同志有很大的壓力，感情受創時，不能告訴同學、父母，撥打生命線或張老師，得到的回答卻是：「跟異性交往就不會那麼辛苦了。」這樣錯誤的認知造成許多悲劇，故我們在1998年成立「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」，提供同志或同志父母電話諮詢服務。

多年來，熱線接了無數通同志父母打來的諮詢電話，因爲感受到他們的焦急和悲痛，我們在2003年出版《親愛的爸媽，我是同志》一書，在社會壓迫同性戀的同時，也同時壓迫著他們的父母，無論是媒體形塑出來充滿社會問題的同志形象，還是教育體制中對於同性戀被忽略的漠視，都讓父母們承受了說不出的苦，經由這本書，可讓父母更加了解自

己的同志兒女。

一直以來，同志被貼上愛滋病高危險群、性行爲氾濫、愛參加「轟趴」等標籤，其實根據統計，在國內愛滋病患者中，異性戀者的比例高於同性戀，義工阿廷說：「幼稚園時我就喜歡上男生，因爲聽說同性戀會得愛滋病，所以從小就擔心自己有一天會生病死去，後來發現根本就是媒體的誤導，同性戀不等於愛滋病。」

大多數同志在摸索的過程中總是很辛苦，義工陳同學現身說法表示，國中時就開始覺得自己有同志傾向，但書上對同性戀的定義卻是「對同性不間斷的性幻想」，讓他對同志的定位越來越模糊，直到跟一對龍鳳胎交往後，他發覺喜歡的是其中的弟弟，才確定了自己的同志身分。

義工許欣瑛談到，在他出櫃後，很多朋友就希望他能喜歡女生，但性向無法改變，就像叫異性戀者去喜歡同性是一樣的道理。許欣瑛又表示，其實，同志只是害怕外界異樣的眼光，如果能以正常的角度看待他們，那麼同志也不會覺得自己是「變態」了。

我常被問到，他們如何確定自己是同志？這個問題似乎隱含了「視同性戀爲不正常」的態度，似乎從來沒有聽過「確定自己是異性戀嗎？」這種問題，因爲社會認爲喜歡異性是理所當然的，我認爲，其實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一樣，性傾向只是人的一部份，這是在面對「是不是同志？」前該有的態度。